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1383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年俗

一转眼就是元宵节,不出正月都是年。树老根多,人老话多,年轻的新闻晚辈请教我,过年有哪些习俗?我愣了一下,这些年生活好了,吃喝玩乐,乱七八糟,全无仪式感,还有哪个在乎什么礼俗?要在以往,常常节前半个多月就开始忙年了。不说小户人家的腌鱼打肉,就是年前的全民“规定动作”,比如腊月二十四送灶,腊月二十八掸尘,就够你忙乎半天的。

中国几千年的农耕社会,民以食为天,家家都对灶王爷礼敬有加,快过年了,首先要“贿赂”司灶的神灵。灶上打扫干净不说,还要供上饴糖,就是高粱饴熬出的糖浆,掺上芝麻、核桃,甜得灶王爷张不开嘴,上天言好事,下界保平安。考究的人家,还会去夫子庙香烛店买上新扎的纸人纸马,一并烧了带上天去。

腊月二十八掸尘,又称扫房子,就是家家大扫除,干干净净迎新年。过去都是老房子,房梁上挂着蜘蛛网,纸糊的天花板上老鼠做窝,所以年前一定要彻底打扫一下。记得我那时谈对象,家做懒外做勤,平时在家油瓶倒了都不扶的,此刻头戴“战斗帽”,也就是我在工厂当搬运工时发的工作帽,再生布的,软塌塌的帽檐,帽子连着披肩。屁颠颠去小西湖女友家掸尘,嘴上捂着口罩,长竹竿上绑着鸡毛掸,举起来沿着天花板上的边边角角扫荡。一天干下来,满头大汗,女朋友心疼地扒着眼皮给你吹吹灰,顿时就骨软筋酥,心花怒放了。

除夕贴春联也有许多讲究,除了左上联,右下联,横批贴上边,家里的水缸要贴“川流不息”,因为水是财,财运滚滚不能断;米缸上要贴“取之不尽”,家中有粮,心底不慌,脚踏实地,喜气洋洋!记得我家有口老米缸,陶瓷的,盖子很重,盖上去严丝合缝,不容易生虫。小时候每月拿粮证去粮站买米,每月都不够吃,根本也无须担心生虫,米缸就见底了。最怕月底几天,奶奶从缸里挖米时舀子刮缸的声音。可怜的奶奶将舀子端平,对着窗外的阳光眯眼打量,一次次抖呵着,将多舀的米再一粒粒抖回缸里去,打量着缸底还能吃几顿。每逢斯时,奶奶那粗糙的老手都会摩挲着我的头,

哀怨地说:“你们几个娃娃,就是一窝喂不饱的米虫啊!”这口米缸在我家几十年,几次搬家我都舍不得扔,一次次带着。后来生活越来越好,家家吃菜多,吃粮少,如今只剩我们老两口过日子,每月吃米用一个大玻璃瓶装就够。米缸早扔了,什么时候下的决心,哪一次搬家扔的,也记不清了。

除夕守岁,正月初一就窝家里“睡元宝觉”,正月初二才格格正正穿着新衣出门拜年。拜年也有讲究,清大巴早出门要讨口彩,一般先去姓高的、姓万的这些人家,像我这样姓吴的、姓王的,因为吴与无、王与亡同音,老式人家计较,一般都往后放放,以免开口就来年不顺。当然,若是高官大富,平时想巴结还巴结不上,姓什么也就无所忌讳了。

初五迎财神,家家户户敞开大门,小鞭炮豆般炸得红火,生怕财神路过家门而不入。这天家家都会吃面条,那细细长长的面条又叫“钱串子”,过去人用铜钱,铜钱中间一孔,钱穿起来,拎上就走。你家钱串子越多,说明钱越多,面条一碗碗锅里捞出来,敞开肚皮吃!做生意人家这天也会在堂屋里摆上一桌,不过你千万不能坐上席。老板如果你坐上席,那就是要辞退你的意思,新年开门你就不要来了。

年俗年俗,也就是过年的风俗。随着时代的变迁,生活的变化,民俗也随风而变。如今城市化进程,户户通管道煤气,不烧大灶,送灶这一习俗也就逐渐淡化;家家新房装修富丽堂皇,鸡毛掸也失去作用。至于米缸、水缸,现在城里娃儿都难得一见,你说春联往哪儿贴?所以说年俗,只是一种念想,寻根的回味罢了。

仔细想想,延续千年的年俗里的确有合理成分。比如初五裁员请坐上席,仪式感里透出尊重劳动者的温情。还有节后的许多年俗,比如初八上灯元宵、十八落灯面啊,正月十六爬城头啊,都是在吃得五饱六足的春节里,提倡大家走出来,城头上动一动,花街上扭一扭,“花市灯如昼,人约黄昏后”,既是心理健康,也是生理健康,顺便还创造了大龄男女相亲的机缘——像这些全民欢快且饱含传统文化的年俗,应该延续。

凭这一堵与松为伴、下临无地、傲视江南千里平畴的石崖,虞山就足够以雄峻之名行走江湖了。

双脚踏上石崖的同时,双眼就被一片水光迷住了——水面像皎洁的脸庞,还带着古松枝的刘海,极具艺术美感;岸边是灵动精巧的白墙黑瓦,诉说着鱼米之乡的富足;包围着白墙黑瓦的,是夏末碧绿的田畴,它们被水道艺术地分割,一块块似断实连。这景象怎么如此熟悉?对了,是我的同乡先贤钱松壘画的《常熟田》!我发现“常熟田”了,我踏上钱松壘当年曾经踏足的石崖!我满心欢喜,赶紧把这个发现分享给小侯他们,但是他们并不兴奋,只是看了几眼,附和了几声就转身离开了。而我还像他乡遇故知一般,忘情地对比它曾经的模样,凝望它分明的层次、前景、中景、远景,我兴奋着当年钱松壘的兴奋。

站在钱松壘的脚跟上眺望常熟田,我隐隐惆怅:常熟人最终收藏了钱松壘的画,但为什么没有重视并开发眼前这常熟田的故事?我遗憾于脚下的虞山岩,成为山脊上车来车往的大道旁被无视的风景。其实比起许多所谓的网红打卡地,钱松壘站过的虞山岩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下山途中,我在想,姜太公钓鱼,就是一个关于“遇见”的故事。常熟虽好,然而姜太公并未在常熟遇见文王,兜兜转转数千里,直到渭水之滨,才遇见文王。这是经天纬地的声东击西,还是共创伟业的双向奔赴?

回家的当晚,我破天荒地睡到次日八点多才醒。睡梦中,我化身姜太公,在尚贤湖畔垂钓,顺利完成了他遇见文王的心愿。“文王”男生女相,仿佛头发披散。“你终于来了。”文王紧握我的手。“原来,你在这里。”我和文王四手相握。

感谢虞山,它让我领略了别样的风景如画和人生如梦。那画,是可歌可泣的双向奔赴;那梦,是亦真亦幻的四手相握。

在陌生中体会简宁

离小城还有10公里左右时,这一颗心方安定下来,因为路面终于平坦下来,路旁的树木屋舍也终于有了明亮的颜色。相比较前面几十公里布满“炮弹坑”,全是摇摇晃晃的巨大厢式货车激起漫天烟尘的道路,这无疑是小桃园般的存在了。小城名叫琅勃拉邦,是我们此行老挝自驾游的第一站。

面积不到10平方公里的琅勃拉邦,是老挝著名的古都,也是琅勃拉邦省首府,位于南康江与湄公河汇合处。小城市区沿湄公河左岸延伸,依山傍水,气候宜人。我终于摇下车窗,三月里的热带季风扑面而来,有一点点潮湿。车子进入城区已是黄昏,路边渐渐出现高低大小不一的塔,人和车也多起来了,但没有喧嚣之感,只是需要小心驾车,因为路不宽。

抵达订好的酒店时,小城灯火开始明明灭灭。酒店是两栋二层的小别墅,我们住在其中一栋二楼临街的一间。这儿少有高楼,一二层的民居较多。一楼多是白墙红窗,外加洁白低矮的围栏;二楼多为木质结构,与周遭繁茂的花木相得益彰。房间宽大雅致,可没有三孔插座。

酒店小哥是两个年轻人,个子都不高,一律的清秀文雅,可惜都不懂汉语。但这有什么关系呢?最原始的肢体语言加上实物展示,就让问题得到圆满解决。后来,这样的方法加上翻译软件,完全消除了不懂英语的我境外游走的惶恐。当然还有街上和各个场所所有的汉字,和陌生环境中突然出现的一句熟悉的汉语。记得在磨憨口岸通关时,排在身后的小伙子听到我打电话给家人说没有带钱,赶紧拿出10元替我和他一起交付了手续费。对于我的感谢和还钱的想法,他笑着摆手:“都是中国人”,说着就大步离开了。这份暖心,在我回国通关时转赠给了一位天津的女士,也收获了她的感谢。

再一次体会到人与人不借助语言也能无障碍沟通,是在第二天的早上。酒店把早餐安排在一街之隔、湄公河边的临河餐厅里。就餐的应该多是来此度假的游客,欧美人居多,各种肤色均有。大家取用餐箸诸多环节也多是凭借指指点点和比比画画,却也吃得合口而安心。我亦如此,慢悠悠地进餐,安闲自得。

一次次这样的经历,让我在陌生的琅勃拉邦渐渐从忐忑紧张到轻松自在,从咖啡馆到饭店,从商场到公园。这固然是这座城市安静温和的背景渲染,但更是我体悟了人与人之间不一定要心思百转,而是可以简单到返璞归真之后的心底宁静。

在重庆,过年不兴吃饺子,只吃汤圆。除夕守岁到深夜,全家围坐在一起吃汤圆,象征团团圆圆;初一大清早也吃汤圆,寓意来年的日子就像这汤圆,滚也似的顺顺利利过去;大年夜吃汤圆,那自不待言,这是吃汤圆的正日子。其实现在要吃汤圆哪儿用得着等过年呢,超市里速冻汤圆随时都可以吃,但我爸却只吃自己包的汤圆,于是过年就显出了重要性。

汤圆粉的制作一般在冬至之后,大概是因为此时的气温、湿度方才适宜吧。记得小时候,还不到放寒假,奶奶就要开始泡糯米。泡好之后,就用石磨把糯米磨成米浆,然后把磨好的米浆倒入一个很大的布口袋里,用绳子扎紧袋口并留下一个圆形绳扣,再用一根扁担穿过去。在阳台上放两把椅子,把扁担两头分别搁在椅子上,布袋子悬挂在两把椅子中间,水顺着袋子底部滴滴答答地流进预先放好的盆子里。接下去就是漫长的等待,等着最大限度沥干水分,以便放到冰箱保存。

与制作汤圆粉的漫长无聊相比,调制汤圆馅儿的过程可谓“声”“气”勃勃。伴随着厨房里“沙沙沙”的翻炒声,传来的是黑芝麻的香气。当翻炒声换成了“哗哗哗”之后,我知道这是花生米下锅了,果然,花生的香味很快扑面而来。奶奶把炒好的黑芝麻和花生米混合在一起,在石臼里慢慢舂成碎末。“嘭嘭嘭”,芝麻、花生在石杵的不断撞击下化为齏粉,香气却在碎裂的同时尽情迸发,充盈着室内每一个角落。接下来,奶奶会在芝麻花生的碎末里倒入大量白糖,又拿出两三个橘饼,切碎,拌入搅和均匀。最后,奶奶还会挖出几大勺猪油在锅里溶化,待猪油达到一定的高温,倒进芝麻花生橘饼的碎末里,在欢快的“咻啦啦啦啦”声中,黑芝麻汤圆馅儿宣告完成。

奶奶完成了汤圆粉和馅儿的制作,包汤圆和煮汤圆的工作就由我爸一力承担。每次包汤圆的时候,我爸总是按捺不住心中的欢乐,情不自禁喜上眉梢,我妈则在一旁挖苦:“你爸从来做家务都叫苦连天,唯独做汤圆这件事,脸都快笑烂了。”我爸包汤圆也是精益求精,先把馅儿搓成一个个小圆球摆好,就去把手洗干净,再来和面,免得沾了芝麻馅儿的手把白色的面“污染”了。包的过程则力求每一个汤圆都圆圆滚滚、白白净净。煮汤圆的时候,我爸绝对坚守在灶前,随时调节火候,火太大了容易把面冲散,必须确保煮出来的汤圆完美无暇。

自从奶奶去世之后,汤圆粉、汤圆馅儿的制作便“失传”了。但我爸对包汤圆仍有执念,只好退而求其次,买做好的干汤圆粉和汤圆馅儿回来自己包。今年春节前,老家亲戚捎来一大袋子自己做的汤圆粉,我爸喜不自胜,当天就包了煮来吃。“果然要有这个酸味儿才对头,外面买的汤圆粉就没这个酸味儿。”“爸,自制的粉,湿度温度控制不好,而且始终有水分,糯米发酵了才会发酸,人家工厂流水线做出来的干粉,才不会酸呢。”对于我的科学理论,我爸完全不屑一顾,沉浸式品尝着这微酸的汤圆,回味悠长。

遇见『常熟田』

参加一个会议,驻地是常熟国际饭店,抵近虞山北麓。休息期间,我决定爬虞山。计划线路是由兴福寺上山,上岭后往东折返,经虞山门下山。二十多年前,我从虞山东端上过一次山,只是到虞山门脚下就止步了。近年来,每到一個陌生地方,总想尽量“占有”——深入详细考察。非关游乐,而是关乎一种生活态度。所以,此次夜宿虞山,堪称机会失而复得,我必须珍视。

虞山很矮,但风景秀丽,历史文化底蕴深厚,山南尚湖据传因姜太公在此钓鱼而得名。与我一道爬山同事小侯,以及途中遇见并同行的两名盐城与会者,对此都不太感兴趣,于是,我的这一路,就成了“空山不见人,但闻人语响”。爬上山脊,眼前道路平坦,竟然有公交车高频次地往来穿梭。

我在张望,急切寻找虞山南麓的尚湖。山水“长”相依,紧相依,这是虞山之美,尚湖之美,更是常熟之幸。我一向认为,这就是常熟“常熟熟,天下熟”的地理标志,因为它简单而深刻地彰显了阴阳和合、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的道理。正是因为有一众“常熟”,于是就有了“苏州”,又因为一众“苏州”,于是有了“江南”。于是,泰伯千里迢迢奔吴来了,姜子牙也来了,古往今来,江南,渐成世人心目中的天堂。

虞山不高,却霸气十足。这霸气,源于其绵延两千年的江南文化核心高地的底气。有幸站上这高地,我没有理由不丝丝缕缕把这山山水水看个明明白白真真切切。我在宽敞且平坦得不真实的山道上且走且探索,然而,茂盛的松木像围墙一样遮挡住了我的视野。于是,这一路,我仿佛又害起了无人知晓的相思病。

林林总总的相思病故事中,不乏峰回路转的情节和喜出望外的遇见。就在失落地一溜小跑着准备下山时,我发现了一处树丛的豁口,隐约闪烁着光亮。三步并作两步,我冲向豁口。一处常见的凉亭、一片深杳的松林、一堵极有隐者风范的石崖,就

□南京 吴晓平

□无锡 吴立群

□南京王霞

□重庆元末